

S
Z
D
E
Z



失踪的儿子

SHI ZONG

失踪的儿子

何祚欢 著



火... 也够砸得人肉疼的。
 原以为女婿会一直忍让下去
 反悔... 有拉横扯蛮的份了。
 秦秦：
 秦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你就只当了个...
 ...轻易捡来的，...
 ...出来的，你...的少...
 ...脚充长子，...

韩同璋是韩家墩的首富。韩氏家族里，再没得哪个有他的田地多、房子宽敞。他是韩家“碗面上的一块肉”。

韩同璋六十出头的人了，那腰板还是象打了衬子一样，一溜笔直，硬朗得很。半寸长的短平头头发根根直立，青枝绿叶，没见一根是带白泛黄的。

他是韩家的长房老大。在家族里的地位和口袋里的底子，都使得族间老少见了他要带一分恭敬，开口少不得恭维。同辈和长辈的老人都说他长得少嫩，还说“家宽出少年”。

家宽还须心宽。韩同璋家宽是不假，心宽却未必。首先这人丁不旺就够他难过的了。老两口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积德行善，兢兢业业就养了一个儿子，供他读书，为他成亲。到头来儿子把孙子留在媳妇的肚子里，一拍屁股跑了！

韩同璋一个爹爹家，年纪一天天老了，光有婆婆会理家、媳妇能做活、孙子肯听话，没得儿子继承家业顶门户，这日子过得还有么意思！

为了找儿子，韩同璋拼着个倾家荡产都在所不惜。柳树集的包子是儿贵的东西？那一年儿子春泰跟他一起上集去卖芋头，闻着包子香吵着要买，还被他骂了一顿：“不成器的东西，就喜欢那

些花花梢梢！面皮子里头包了么事你看得着？吃了亏连信都不晓得。”儿子跟别人一打听说包的是剥烂了的肉，他说：“是不是！好好的肉不煮了吃，要剥烂了包在面皮子里，假名堂就多了。”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天，为了求人帮忙打听儿子的下落，他要不断地陪亲戚六眷去吃包子。他总是一边吃一边暗暗责备自己：早晓得是这样，那时候我该让儿子吃一回的呀。

一晃十年过去，儿子音讯全无。韩同璋自己寻，托人找，把全县“六十八保半”每一个镇每一个集都找遍了。焦虑伤感过去，到头来只有自己宽慰自己，找不到就说等，等不回就说“只当没养这个儿”。他绝对没有想到，在他死了这条心的时候，儿子居然有了下落。

关于儿子的消息，是韩同琏带回来的。

韩同琏是韩同璋未出五服的堂弟。因为是幺房的老幺，所以辈份长而年纪轻，比韩同璋失踪的儿子韩春泰还要小四、五岁。韩同琏在汉口做“荒货”生意，回收废旧，无本生财，从拣渣子起首做到挑担子穿街，在“荒货”行业还算得一号。在韩同璋眼里，这算是操持贱业，一向不大瞧得起他。

可是这一回，韩同璋非要好好瞧一下韩同琏不可。不光因为韩同琏不是空手进门，而是恭恭敬敬送来一斤红糖，还因为同琏顾不得喝茶就说了一句震得他五脏发颤的话：

“大哥，莫忙说喝茶。我是特地回来跟您驾报喜的：我找到春泰了！”

在厨房烧火的婆婆听到这话，赶到堂屋里来问了一句：“找到了春泰？”就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在房里擦汗的媳妇云香一边掩衣襟一边朝外跑，跑到堂屋里站着却说不出一个字，只把眼睛定定地看着公公。

三双眼睛都看着韩同璋，韩同璋的眼睛却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只有一片模糊。不晓得从哪里来的泪水，在口里“春泰”两个字止

住以后就滚出了眼眶。象是源在青山之外的飞流，一珠溅而万珠发，积成匹练，不止不休。

韩同琏终究是在汉口做了几年生意，也算见过些世面的，晓得由着这位长房长兄淌泪，只怕淌到明日下午时也淌不完。十年望儿捞下来的焦与愁，全由他一个当家人憋在肚子里，还要咬着牙去宽旁人的心，这泪是一天流得断线的！于是韩同琏断然喝道：

“大哥，我特地歇了生意回来跟您驾报喜，是叫您驾拿主见的，不是叫您驾哭的！您驾不想找儿子的活，就只管哭个天昏地暗！”

听到这话，韩同璋立刻收了泪住了声，巴掌在脸上抹，就抹出了一脸的严肃。就着儿子春泰的称呼招呼韩同琏：“琏么叔，坐。喝着茶慢慢说。”同时一手抄起了桌上那把小小的瓷茶壶，将壶嘴送进了嘴里。眼睛一扫刚才进得堂屋的婆婆和媳妇，婆媳二人便不声不响退回各自的房间去了。

见这情景，韩同琏油然生出一股反感来。他晓得，韩氏家族成了年的人都晓得，韩同璋家的这把江西小瓷壶，是传了几代的家主专用之物。他们家哪一代主人都不是用这喝参汤、饮茶汤，端起这把只装白开水的壶，就是为的在客人面前表示户主与家人的身分之一别。和客人说正事，家下人等还要回避。韩同琏想，土财主臭规矩多！你儿子的下落，跟你一家人都牵着骨头连着肉，用得着叫婆婆媳妇避开吗！

韩同琏故意提高嗓门，喊得让大家都听见：“大哥，您驾晓得春泰在哪里？他在汉口，在汉正街！”

在汉口？怎么找了十年找遍全县，就没想到往开走几十里到汉口去打听打听？韩同璋自问自答：哪是想不到，是不敢想啊。汉口是么样的地方？号称“特别市”的大地方，动不动就是“蒋光头”出头说话的，一个农家的儿子，随随便便就敢离开父母到那里去闯世界？

汉正街又是个随便去得的地方？韩同璋曾经两次下汉口，两

次都逛过汉正街。那上下延绵十里，大小商号过千的长街上，每天都有发财的庆典和破产的哀号。十年前韩春泰还是个对父母说话两头一般粗的娇宝宝儿子，他有在汉正街活命的本事吗？

“韩春泰在汉口，在汉正街。”如果带这消息的是个老成人，韩同璋一定会坚信不疑，可现在它出自韩同璋之口，却变得使人难以置信——一个扒渣子的，有什么了不得的见识，报得了什么准信？

于是，韩同璋带了一脸姑妄说之，姑妄听之的神色问韩同璋道：“你是怎样看到我家春泰的呢？”

* * *

韩同璋看到韩春泰，纯属偶然。

那天他在存仁巷、三官巷一带做生意，听一个豆腐坊老板说，汉正街街面上的同兴酒楼，前天还做得好好的，昨天就贴出“铺面出顶，家具出售”的告白，只怕有不少东西要出手。

韩同璋抑制住喜悦，不动声色地挑着“荒货”担子朝同兴酒楼赶。

他要抢在同行前边，把这桩生意弄到手。“荒货”生意喊的是“破铜烂铁换钱”，真能赚大钱的却是收旧货。汉正街生意场千变万化，一夜晚打出一块响招牌的有，一夜晚背时倒灶倾家荡产的也有。做垮了的铺面，第一件要收拾的“后事”就是遣散员工，否则，生意无进项，吃饭的嘴一张不减，岂不是越背越重！很多人就宁愿变卖了家什杂物把员工的遣散费发齐打发走人，再处理对外债务。这样的消息一旦传开，收“荒货”的老板们就会象被捅了窝的马蜂，一拥而上，起码要在这家关门大吉的铺子周围三个不了四个不休，循环往复地唱上三天“破铜烂铁换钱”。从外表看，这时候是“荒货”老板“蚂蚁抬苍蝇”，大家分一口肉吃。在“荒货”老板之间，多吃少吃的争斗却十分激烈。谁消息快，本钱足，谁就可能抢在同行围上来之前来它个一口独吞。韩同璋遇到了这

样的机会，岂敢怠慢。脸上不动声色，脚下可是声色俱厉，旋风卷着一般，一声“呼——”就走出存仁巷上了汉正街。管它人力车前杆挨后背，管它行人脚尖踏着脚后跟，半空的“荒货”担子随肩一溜，就顺街下行，朝利济路方向甩开了步子。

走过两家铺面，他不走了。

牌楼巷子口紧边上的茶叶铺门口，赫然就站着韩春泰——论辈份是他的侄子。论年龄是他的“春泰哥”。在私塾是他们诗文皆精的大“学长”。读“县完小”以后又成为他们遥远的偶像。

一别十年，岁月竟没有在韩春泰脸上留下多少印痕，一件竹布长衫却标明他绝对不同于十年前的身分。

笑容可掬地拱手。他是在送客。那么，他该是这家茶叶铺的主人了。究竟是老板还是管事？

韩同琏忘记了他慌忙火起地赶到汉正街来的目的，站在牌楼巷口子上，入神地观察韩春泰的举动，猜测着他可能有的身分。

不能再看下去了：客人已经离去，韩春泰该要进铺子去了。还等什么！应该告诉他，你的爹娘找了十年。告诉他，你屋里只有一个妇道人家在田里滚地里爬，支撑门户！

“呃……”韩同琏满面堆笑喊了一声，就向正要转身进门的韩春泰走去。“春泰哥”三个字已经溜到了牙齿边上，却被他一狠劲嚼碎了又吞咽回去。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收“荒货”的跟一个开大铺面的老板之间的距离。一声“哥”喊对了倒没什么大事，万一喊错了，或者是人家不认帐，自己就平白无故落个“攀高结贵”的丑名声了。真亏他来得快，吞下三个字的招呼，一声“呃”未免太秃，他却能在一“呃”落音之际，接着喊唱起他这一行的本腔本调：“铜锡铁卖呀，玻璃瓶卖啊——”

口里招呼买卖，眼睛却搜寻着久别重逢的痕迹。韩同琏期待着韩春泰的惊喜，期待久违的那一声“琏玄叔”的称呼。

韩春泰是朝他望了一眼，但眼里绝没有惊喜，只有不明所以

的迷惑。一抹浅笑，分明是表示他对这陌生人的宽容。接着朝茶叶铺里走去。

韩同琏不仅失望，而且火冒三丈。世上谁都可以原谅背时人的失礼，却很少有人愿意宽容得意者的疏忽。韩同琏心里暗骂：韩春泰你个王八蛋，你真是“做官狗咬人，发财奴欺主”呀！再不行，我是你同族同宗的叔父，又不是硝镪水，不认就算了，何必跑那快哟！

上前拦住评评这个理？可是韩春泰不徐不疾的动作又不象有意逃避。一个人无论怎样有城府，都无法阻止十年离别的无形积累，也无法预防和掩盖一朝重逢那一瞬的自然流露。韩春泰流露的不是人人看得出却说不清的那种积累，而是实实在在把韩同琏当成生人。

韩同琏转过这个弯来了：韩春泰十年前离家出走的时节是二十岁的成年汉子，长相身坯都已定型，十年光阴，只会为他添几缕风尘，不会使他重装一个“门面”。而韩同琏那时候只有十四岁，正是要变不变的当口。几年一晃，变得“客气”的还可以找出一二点做小伢时候的影子；有极少数伢们这时候变化的步子迈得太大，到亲戚家做了两天客，回家的时候硬被自己的娘老子堵在门外头盘问好半天，生怕是过路的半大伢们到他屋里混饭吃！韩同琏就属于变化步子太大的那一种。那么，他认得出韩春泰韩春泰不认得他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明白了这一层，韩同琏非不再怪罪韩春泰，而且嘲笑自己：喜欢愠气！你愠得起疱长疙瘩，晓得这是不是韩春泰！看那神气，兴许是一个长得象他的人呢？

韩同琏火熄烟消，却记起了到汉正街来的目的：快！同兴酒楼那注生意还要抢一个快呢！

这人究竟是不是韩春泰？这牌楼巷是搬不走的，这茶叶铺是搬不走的，记住这位置，不怕过一两天再来打听不清楚！

韩同琏见过些世面，却免不了青年人的毛糙，只顾自己按部就班往下说，完全没发现听到此处韩同璋的脸色已经出现了变化。

韩同琏只顾朝下说：“临走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铺子的招牌，嗨，好怪的几个字啊！”说着掏出一张小纸片递到韩同璋手上。

韩同璋读过两年私塾，一看这招牌，三个字倒有两个是他不认得的，“馥馨永”，说怪真怪！

韩同琏说：“后来我跟别个打听了的，这三个字认‘福新永’，意思深得很。听说是武昌的藏书家徐先生取的字号，山西路达出手写的字呢。”

看着纸片上的三个字，听了韩同琏的一番言语，韩同璋的脸板得象一块钉马掌的死铁，心里的火硬烤得死屋后水塘里那一塘家鱼，一开口竟毫不掩饰对韩同琏的贱视：

“琏叔叔，论辈份你在族里占着长，论年纪我儿子春泰比你还大几岁。你在汉口做打流生意，要快活只管快活你的，何必把我这年纪的人拿来当玩意玩呢！说么事报喜，就凭那一个说不的确的人，这三个认不团圆字，你就敢说找到了韩春泰？你是不是想让我三泡眼泪四泡流地到汉口去认儿子，由别个当乡巴佬盆得玩哪？找儿子找儿子，我都忘记了的事，你又把它撩起来，你这是何苦呢？”

韩同琏不慌不忙，软中带硬：“大哥，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话要一句一句地听，您驾急么事呢！您驾才听到一半，怎么就晓得我是报的谎信呢？就算是谎信，您驾托人告保找了十年，连这种谎信都没听到一个咧！您驾赔钱请客听一声‘不晓得’是不是比听我报喜有味些？要是的，我底下的话就一个字也不说了，一声屁也不放了，调头就出你这个门。我管你父子团不团圆！”

眼见韩同琏边说边起身要走，韩同璋的火不知不觉就消了。父子连心，他找儿子找得太苦了，哪怕是听个谎信也聊胜于无啊，何

况人家只说了一半。他忙不迭地站起，不住声地赔情：“琏叔您驾莫恹，莫恹。我想儿子想附了急，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要发疯。别个说‘老来无人情’，我也不晓得自己如今说话做事怎么总分不清轻重。你是闯码头见场面的人，莫跟我一般见识。”

其实韩同琏打心里瞧不起韩同璋这种号与称“首富”的土财主，特别看不上他们那种井蛙似的妄自尊大。到了气头上，他就掌握不住感情的阀门了，他的言语就不斟酌是圆是方了：

“是的，是不能跟您驾一般见识。跟您驾一般见识我就不得来了！大哥，说一句直话您驾莫见怪：莫看您驾是一方首富，除了抠吃的剋喝的买田置地，您驾还有几大的见识？您驾连言语伤人都伤得不在点上。说我想让别个盘乡巴佬？我还不会忘根本忘到这一步，我的祖宗就是乡巴佬！我做的荒货生意，连您驾都瞧不起嘛，我敢把哪个当乡巴佬盘？”

“兄弟兄弟，你莫恹气了，大哥跟你赔不是……”

“大哥，我不在乎您驾赔不是，您驾只莫把人看贱了。我在汉口收‘荒货’，是从捡渣子起首的。我是捡人家不要的，不是在人家口袋里去掏荷包。我们生意贱人不贱，碰好了，一天生意下来就买得下担把好田好地。要不是看您驾找春泰找得伤心，要不是看在同族同宗的份上，我才不得单单为这件事跑回来一趟。做了几年生意，我还不晓得停两天要丢几多钱吗，光凭着一个谎信，我肯耽误两天生意来找骂挨？”

韩同琏说得兴起，一泻如注地说下来，倒把一肚子气说消了。韩同璋听得暗自好笑：说“人”这个东西是靠一口气撑着的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说一声气来了，硬象是黑天无日头；摊开了地闹一阵怎样？不过是六月天里“走暴”，风卷几卷，雨洒一片，密一点湿得一块土，稀一点只有草得“珠”，连迹印都留不了多少。

韩同璋心气平和了，就由着韩同琏“尽抒胸怀”，只是笑意不减地听着，也不拦阻，也不劝慰，甚至也不提醒下边还要说什么，

年轻的韩同琏终究忍不住把被火气隔着的那一半倒出来了。

* * *

同兴酒楼的生意得手以后，韩同琏如得神助，连着几天都碰到大出大进的生意。一方面他财力有限，一方面也是顾及同行同道的人缘，同兴酒楼吃了独食，后边的生意就有意邀了几个人搭伙做，而且让别人扛大头。这一来他面子有了，里子也有了。得了利的同行都想还他这份人情，却被同业中的“长老”叶家荃胸口一拍抢了先。

叶家荃约了七个同行老板，在陞基巷老大兴请韩同琏坐 upper 席。八个人抬举一个，合一个“久久长寿”的彩头。不是蟹肥季节，老大兴的蟹黄汤包还是正宗，叶家荃让众人放开肚皮吃，“满到了喉咙管，只要你还想吃，我去找箍匠在你喉咙里打箍。”烧鲥鱼，点名让“鲥鱼大王”刘开榜上灶，鱼和师傅都要到堂前来“验明正身”，否则一拍屁股走人。

一顿酒饭吃得山呼海啸，人人沟满壕平，只留一丝进气出气的缝隙，免得一口气换不赢憋死了。叶家荃对起身十分困难的这几位说，先都莫忙着回家，长乐大戏院第九排正当中的十张“特别”都特别留着的。

长乐大戏院的老底子是湖北会馆，在汉正街居仁门上首。设备简陋，只有几排“特别”显得鹤立鸡群。这里是汉戏的窝子之一，尹春保、刘顺娥或夏家弟兄在这里挂头牌挑班子的时候居多。韩同琏跟同行老板们来看过几次戏，也有了戏瘾。但是相较之下，他更爱看夏国斌、夏国英、夏国光他们的戏。今日“长老”叶家荃请客，自然由不得做客的人。再说，他又不是不喜欢尹春保。“三生”戏到了尹老板口里，连“九腔十八板”的位置都是长腔短唱，他喉咙里断了音，你心里还联得紧些，跟那些板板唱团圆的人格外不同，格外有味。

今天是尹春保挂头牌的这班人的戏。开场的武戏是没得几个

人看的，越往后戏码越好。二出是皮鸳鸯带一个花旦的《十八扯》。三出，肖德宝的《斩李广》。接着是一出热闹轻松的花旦戏，涂素云的《花田错》。大轴是尹春保的《二王图》。光《二王图》贴出来就可以满座的，何况还有肖德保的《斩李广》，长乐大戏院满座外加座，挤得满堂臭气薰天。

韩同琏奇怪的是，满座到了这一步，他们前边第五排正当中居然空着两个位置。是老板留着应付突然的来客，还是什么人物包好了座故意来晚些，卖那个味？头出二不出来，连肖德保的《斩李广》也不听？

韩同琏跟别个着了半天急，不知不觉《斩李广》就上场了。心想管他听不听，先看看肖德保今日唱几句“再不能”吧。《斩李广》里，李广临刑前有一段自思自叹，再不能这样再不能那样，是一组全部用“再不能”开头的排比句。别人唱是师傅教了几句就唱几句，肖德保却经常即兴发挥，现编现加。后来形成一个规矩，看他的《斩李广》就是要听这几句“再不能”。越有戏迷在下边撩他，他就添加得越有劲，唱疯了的时候可以唱出六十多句“再不能”。

今天圆堂爆满带加座，戏迷子戏痞子戏疯子好象都鼓着劲，要把肖德保的灵气逗起来。据说前两个月有一次他唱到了七十句，今天起码要搞七十二句才对呀。所以到第二十句时就有人喊了声“二十！”引出个满堂彩。满堂静下来的时候，出事了——

场子里静得能听见针落地，大门口把棚子的却吼出一声炸雷：“两位特别！”

这两位“特别”未免来得过于特别，来在特别的时候，破坏了特别的气氛，引起特别的震动，招来特别的关注。满场“哗”地一声，齐刷刷将头车向后边，看来的哪一号“特别”。刚才是激荡的安静，现在的安静里却隐伏了某种激烈。

台上唱到第二十几句，已经不为人们所关注。肖老板情知有

变，却不敢不咬牙挺着“再不能”下去，否则就砸在这时候，观众的劲头也就变为“再不能”了。

两位“特别”象穿越了一个世纪一样，终于在迫不及待的眼光之网当中穿出来，现身于灯下：一男一女，相依相偎，心定气闲。

韩同琏一看，这男的不就是在“馥馨永”茶叶铺门口看见的韩春泰吗？

他是否真是韩春泰，在这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他现在的处境使韩同琏担心：

有天大的事，也不该在这个当口来呀。满场的观众，没得一千也有八百，只要有一个气急地喊一声“打”，有八个韩春泰也要被踏成肉酱。

韩同琏突然觉得腿子有些发软。

意想不到的事情真的发生了。这个韩春泰，也不晓得是不是感觉到众人眼光里潜伏的仇恨或威慑，他目不斜视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的肖德保，突然扯起喉咙喊道：“三十！”

这一声喊，竟比军营里的口令还有效。刚才还充满了危险空气的场子，就在这一喊之下惊醒，人人都记起了逗引肖德保打破纪录的任务。于是，“好——”喊得比下操还齐，比打雷还响。究竟是不是到了第三十句“再不能”，谁也弄不清，谁也不愿弄清。

台上的文武场面，也不管唱到这里该不该甩腔起过门，只顾就着这机会，抢着把此处当一个下句，当一个段落。武场面把下面的板式交代清白，文场面把过门还清白，肖德保居然没费力就开口唱第三十一句了。往下逢十一个满堂彩，台上台下互相呼应，硬是把“再不能”送到了第七十六句上打住。肖德保又创了新纪录。

满场的观众，谁也不再注意韩春泰，好象刚才那一幕完全没发生似的，《斩李广》完了就顺理成章接着看《花田错》，等《二

王图》。

只有韩同璋还记挂着韩春泰。好在今天是叶家荃掏腰包请客，而且把他奉为主客，紧挨在他身边；好在叶家荃收荒货几十年，汉口的大街也熟，鸡肠般细的小巷子也熟，象馥馨永这样亮出字号的茶庄，可能在他心里登过记。于是他指着刚刚填上第五排空座的那一对男女，问叶家荃说：“那一对，是哪一路神？”

“连他都不认得？”叶家荃果然灵通，天上晓得一半，地上全知：“男的，馥馨永茶庄老板，韩春泰。女的是他太太。”

* * *

到了这里，韩同璋的故事应该算说完了。可是韩同璋不许它马上就结束。因为在前面那个部分里，有一点使他感到太刺激。他问韩同璋：“哎哎哎，璋么叔，这不对呀，春泰是有太太的，他一个人跑到汉口去，又从哪里变出个太太来了呢？”

韩同璋说：“宵夜的时候，我拿这话问过叶老板的……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老同璋简直有点不耐烦听过程，只想一步踩到答案上。

“他说？他说汉口这个位置只讨一个太太是不够用的。”

韩同璋哭笑不得：“鬼话！太太又不是衣服，要多几件换洗！”

“是要‘换洗’。原配太太是留在屋里过日子的，姨太太是带出去应付场面的，各有各的用处。”

“哼哼，光说太太多了各有各的用？一个太太一张嘴还要把饭她们吃呢！”

“哎哟我的大哥啊，口袋里有了钱，还在乎多几个太太吃饭？太太姨太太定首饰买衣服那才叫花钱呢。”韩同璋说得兴起，又露出了年轻后生的毛糙，只要自己说得快活，哪管听的人心里怎么想。“汉口人都晓得这句话，‘赚小钱玩表，赚大钱讨小’。戴着手表挂表算么面子啊，挂着姨太太上街那才有面子！讨得起‘小’的男人才是有板眼的男人。”

韩同璋心里一紧，试探地问道：“依你这一说，春泰是在汉口讨了个太太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他就算有板眼的男人啊？”

“儿子有光彩，做娘老子的也有光彩啦。”

“哎哟，我担待不起这个光彩！我屋里那个大老板是‘吃冬瓜厨西瓜——大来大往’的，动不动给姨太太打金首饰，我屋里还供得下他那个菩萨！”

以韩同璋的阅历，是看不透韩同璋说这番气话的复杂心情的。他只觉得这土财主可怜，说到花钱就不是鼻子不是脸。他只顾着好心地为他的老大哥化解愁肠。“大哥，听我们的叶‘长老’说，汉口讨小，有的是花钱讨进屋，日后还要照应姨太太的亲戚六眷。有的是闹‘自由’闹到手的，两个人有钱一处用，欠债一起还。春泰的这个太太呀，就是和他‘自由’到一堆去的。她从前在新市场当过弹子女郎，场面应付活泛得很，手上还有几个私房。嫁给春泰，一个钱的彩礼都没要，还拿出私房钱帮春泰把铺子撑起来。有的人说，春泰的馥馨永茶庄有一半资产是太太的！”

韩同璋有些疑惑，想问个究竟又隐隐然觉得不妥。端起小瓷壶喝了几口水，到底喝出了决心，问道：“弹子女郎赚得几多钱？不吃不喝省得几个钱？她凭么事有那多私房钱？”

韩同璋没注意韩同璋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要哭不得嘴瘪了，居然随心所欲地畅然大笑，不掩饰对这老哥哥的嘲讽，不掩饰见多识广的炫耀：“嘿嘿嘿……大哥，汉口不是我们韩家墩，全靠不吃不喝攒私房，只怕一生都翻不起大浪！弹子女郎是么样的角色？她们想攒私房还用得着让肚子吃亏？”

韩同璋铁青着脸，站起来坐都不再朝下坐：“那她们靠么事攒钱？”

“要说她们守的那种弹子台，还真赚钱，赚得人家笑咪咪的。

角把钢洋拉一把，弹出去的珠子满盘找彩头，运气好的花角把钱可以弄回几块钱的彩头呢。人人都作这想头，都不看一下，有彩头的位置进口象鸡屁眼，珠子转到这里险一险又滑起跑了的居多。那个空门呢，进口倒有箩筐大，左滚右滚，珠子朝它里头跑不晓得几方便。一落空门，一角钱就完了。去玩的人十回九打空，还想那一回得手，绝没得打一回就走的。您驾说，一个人玩一块钱打十次，一天要赚几多！”

韩同璋脸色平和下来，长吁了一口气：“哦，这是有点赚头。”

“这个赚头，都是老板的，姑娘们只喝得到一口米汤。姑娘们赚钱，是赚小费。”

“角把钱一打的事，能有几个钱的小费！”

“这您驾又不懂了吧，这叫小帽子配大头靴。玩弹子的要就不把小费，要把起码是块把光洋。”

“哟，好大手脚！”

“您驾不晓得人家那都是些么人！老板，小开，哪个都想在场上玩派头。他们去打弹子，赌彩是招牌，相一个弹子女郎才是正题。一开头就大把地给小费咧，熟了就去上馆咧，跳舞咧，到旅馆开房间咧。送光洋、送戒指耳环金项练就不算稀奇事了。几年下来，有蓄心的还积不起私……”韩同璋说到这里发现自己走了嘴，把道听途说的话当亲见亲闻的事来讲，这不明明是惹韩同璋多心吗。

韩同璋祸从口出，想收住都来不及了。韩同璋鼻子顶着眼睛站到他的对面，刨根究底了：“照你这一说，韩春泰在汉口讨的小堂客不是个正经路数了？”

“那还谈……谈，谈的闲话，闲话过三道就变了，您驾朝哪里瞎想啦！”

“兄弟，你莫描了，你想描好看些，不晓得越描越黑。我自己养子不教，自食其果。没想到他不光是抛家不顾，还攀花摘柳。这

样的儿子，有他不如他走得没得影子好，活着不如死了好。”韩同璋气愤伤情，越说越长调，竟破口大骂起来：“韩春泰，你个不孝的子孙，我养你何用，要你何用！你怎么不跳到襄河里去淹死它啊……”

没想到六十出头的人，冲动起来，竟比年轻人还激烈。堂堂户主韩同璋手上那把用了几代人的江西小瓷壶是几珍贵的东西，此刻他气急败坏，居然在喊着“你去死”的同时，高举起双手，将小瓷壶朝着天井里的青石板上重重摔下。

珍贵的壶碎了，肚子里的气难消。韩同璋嘴角堆满了白色的涎沫子，象被绑无奈情绪焦躁的螃蟹。眼睛朝八仙桌和红漆香几上看，大约想再找一样摔得破又带得出响来的东西，摔了出口恶气。

韩同璋一看：麻烦了，还要摔呀？香几上可摔的东西多了，胆瓶、包壶、香炉、琉璃灯，行行都是落地八瓣的家伙。老先生若是图个大痛快，上去一抹就见响交差了。这一回的痛快过去，日后还不晓得么样痛心呢。于是，他往八仙桌边一站，准备随时拦截。

谁知韩同璋看出此路不通，一转弯就跑到厨房去了。韩同璋有心跟去劝慰一番，又怕老先生杀回马枪把那些“琉璃货”打了：不跟去吧，心里又着急；晓得他老人家是去摔碗还是去打水缸，哪怕是拿起刀来在身上哪一处开个口子也不好办。

韩同璋正为难，韩同璋从厨房出来了。他没有拿刀，也没有摔碗，他在碗柜里找了一个装粗盐的破瓦罐子。想就手打破它，又可惜那点盐。于是拿了个干净碗，把盐腾出来放好，再才高高举着那破瓦罐子，嘴里接着刚才喊的话头，“你去死！你去死！”一把将瓦罐子送上了粉身碎骨的绝路。

被摔的东西不值钱，两摔的声势却颇惊人。一直在各自房里回避着的婆婆和媳妇，耳朵里却没漏掉任何一句谈话。此刻这一

闹，她们便不再假门假事做个回避的样子了。

东边的房门首先打开，婆婆带着一脸的不满和威严出来了，喝斥道：“发么疯，发么疯？找不到儿子欠儿子，找到了儿子骂儿子，想当孤老，就把屋里东西都打它！”

西边房门打开，媳妇云香低眉顺眼出来，轻言细语说话，分量却不轻：“爹，先把地点打听清白，要打东西，我到汉口去打！”

韩同珪这时候恨不得刷自己两嘴巴：给人家报喜，本是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事，多嘴多舌惹得人家不和，自己也站不是坐不是的。云香这种女人是说得出做得出的，万一她打到汉口去了，我就成了挑拨是非的长嘴巴猪！